

+



黃石公素書序

黃石公素書六編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
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
盜發子房塚于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六言上有
祕誠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
得其人而不傳者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石
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
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世間然其傳者特黃
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竊嘗評之天

不嘗一相為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

何七... 再序九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

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手手萬物在手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况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傳說周公孔子老聃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為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謀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

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侯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嗟夫遺糟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况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情裴度等輩雖為一時賢相至於先天大道曾未足以知其彷彿所以... 專于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

謂之有而無之謂神而有而無之謂聖
無而有之謂賢非此二者雖誦此書亦不能身行
之矣張商英天覺序

目錄

原始

正道

求人之志

本德宗道

遵義

安禮

目錄終

黃石公素書

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
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
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
之所宜賞善罰惡所以成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
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故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理
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
則極

以身其身以其道足高而名揚于後世矣

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鑒古
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
嫌疑信足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
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臨難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
得此人之傑也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捐惡所以禳禍省酒戒色
所以無污避嫌遠疑所以不誤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高行微言所以脩身恭儉謹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
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忠篤行所以接人
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彈惡去讒所以止亂推古推今
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從權所以解結
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極樞梗梗所以立功兢兢業業
所以保終

本德宗道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于博謀安莫安于忍辱先
莫先于修德樂莫樂于子善神莫神于志誠明莫明

系莫

董

吉莫吉于知足苦莫苦于多

志于
莫出于貪圖孤莫孤于自恃危莫危于任疑敗莫敗于多私

遵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闇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反者惑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謬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辱人者殃貳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昏女謁公行者亂私人之官者浮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畧已而責人者不治自尊而薄人者棄以小過

棄大功者損群下外異者淪上下相違者毀上下相
急者無功上下相易者傾既用不任者踈行賞吝色
者沮多許少與者怨既迎而拒者乖薄施厚望者不
報貴而忘賤者不又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惡舊念
新者亡用人不得正者殆強用人者不蓄為人擇官
者亂失其所強者弱決策于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
敗厚歛薄施者彫戰士貧游士富者衰賄賂公行者
昧聞善忽畧者不善記過不忘者暴所疑不可任所
任不可疑者濁牧人以怠者集繩人以刑者散勛功
八功
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人不服

如走聞善者亡能存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
飢在憐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
貧在垂時上無常躁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近臣不重遠臣輕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狂士
無正友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愛人
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賢士去召不歸國亡
之先兆君行善政賢臣先出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國

將霸者士先歸邦將亡者賢先避地薄者大木不產
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疎者大獸不
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
辱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
者國傾足寒傷心民怨傷國根枯枝朽民困國殘山
將崩者下先隳國將亡者民先弊與覆車同軌者傾
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往者慎將來惡其跡者宜須
避其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
則凶吉者

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
無遠慮者有近憂重可使守

主、可使、五者各以其才而用之同志相得同
仁相愛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妬同智相謀同
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相類相依同
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
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釋已以教人者逆正已以
化人者順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詳體而行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黃石公素書終

商子一部五卷二十六篇

一卷

更法第一

墾令第二

農戰第三

去強第四

二卷

訟民第五

筭地第六

開塞第七

三卷

壹言第八

錯法第九

戰法第十

立本

一

兵守第十二

斬令第十三

來民
五 刑約第十六 賞刑第十七
畫策第十八

五卷

坊內第十九 弱民第二十 禦盜二十一
外內二十二 君臣二十三 禁使二十四
慎法二十五 定分二十六

商子總目

商子評語

黃氏日抄曰商子者公孫鞅之書也其書始於墾草
督民耕戰其文煩碎不可以句至今開卷於千載之
下猶為心目紊亂况當時身被其禍者乎然殿中與
御史之號實用此書事必問法官亦出此書後世一
切據法為斷者亦合省所自出矣或疑鞅亦法吏之
有才者其書不應煩亂若此真偽殆未可知

揚用修丹鉛總錄曰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
貴又曰火

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

五釜而鎰金商子曰金生而粟

外粟十二石死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
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
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
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李茹更曰商子文甚沉奧定是戰國文字黃氏謂煩
碎不可句政由訛舛多爾至謂真偽不可知大抵真
偽無常期於有合商子以後為法家言者非一人或
潤色為之耳故商子之書不必盡出於商子即不盡
出於商子亦不害為商子也

商子卷一

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
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
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
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
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
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
之愚者因

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
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

也。臣者所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
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
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
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
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
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
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
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

人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

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
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
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
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
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
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
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周之滅也不易禮而亡
然則反古
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

老多悵由學多辯愚者笑之智

身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

矣 八是遂 旱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
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救農
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
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
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
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
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

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
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不殆民不
賤農則勉農而不偷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
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
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無所
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
農無得糴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
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
則必農窳 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
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

則必農窳

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

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

身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
矣無得取。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
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
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
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
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
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
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真大臣不為荒飽商
估少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

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闔狠剛之
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
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
得擅從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
欲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
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
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
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
慧而居之

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
無不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

久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
務不農知也 雖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

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
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
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
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
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
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
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教民不教
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

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
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
口數使商令之斯興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
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無通於百
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
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
送糧無取餽無得反庸車牛輿設設必當名然則往
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為
罪請於

餽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
則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

耳必墾矣

農戰

凡人王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為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

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為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心臣也而為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

途者亦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
求過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
皆不可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求
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為上忘
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
官親戚交遊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
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則粟
焉得無少而兵焉無弱也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
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
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

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
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
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
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
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
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
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
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
國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
負國去此上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

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與
好研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
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
矣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
也是以其君憚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
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
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商民善化技
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
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蟻蚋蠅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
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蛆蟻蚋蠅亦

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
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
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
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
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棄其衰大地侵削而
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
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
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
以不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
民之不可用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

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
之仁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
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
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
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
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
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
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
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
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使地形搏民力以待事

然後患可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
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
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
者說者成伍頌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
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群民見其可以取王
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
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
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
事於談說高言偽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王也故民
上而不臣者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榮民

言則民不吝於上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
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去強第四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為善姦必多國富
而貧治者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
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為利主貴
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
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
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蠱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
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

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
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
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
蠱官生必削國逐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蠱官必強
舉榮任功曰強蠱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
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
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
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
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國用詩
禮樂孝弟等參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

八者治敵不取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七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愛行賞行賞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

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強作一十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衆從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生於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金

而粟本物財事者衆買者少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庫兩虛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強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欲強國不知國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商子卷一

商子卷二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泆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泆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

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
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十亡百國好力曰
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民易為言難為用國法作
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
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
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
興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
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
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
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

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
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
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
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
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敵者必王
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蟲有蟲則弱故貧者益
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
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強富者貧三官無蟲國久強
而無蟲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
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

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強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政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搏力搏則強強而用重強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強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葆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強家斷則有餘故曰治者王官斷則不足故夜治者強君斷則亂故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筭地第六

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

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
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來開則行倍民過地
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為用夫
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
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
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
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
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
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
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

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
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
為鄰敵臣故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
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為國之數務在
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
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搏於
敵搏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
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
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
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至民之性饑

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生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奏則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

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數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莖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木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修而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

民追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投藝之
民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而議
其上故五民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
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
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子一宅而環身
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
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
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
愚則智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
而難巧世巧則易智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

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
民淫方傲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
乘式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
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
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
使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
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一一則農
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
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於地則樸托危於外則惑
其農勉而戰哉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哉則鄰危

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托
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
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故其法立而民
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夫刑者所以禁邪
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
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
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
苦刑則徼倖於民上徼於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
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
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姦欲富者不能
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
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
聖人之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
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
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
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
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
術立官貴爵以稱臣論榮舉功以任之者則是上下
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執其柄

開塞第七

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則別愛私則陰陽民險衆而以別險為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負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羸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先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聽

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聽

可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正故興王
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
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
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修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
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
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啓之以
效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偽故效於古者先得
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感也今世之所
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
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實易此
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
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
出度樂則淫淫則主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
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
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
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
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
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
小大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

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
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
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
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
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
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藪生而羣處故
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
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
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
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
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
以刑勸求過不求善籍刑以去刑

商子卷三

壹言第八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時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壹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搏也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搏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暮從事於農也不可不變也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一務其家必富而

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闢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持民力而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搏搏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姦故搏力以一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一民一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搏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搏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強不知齊二者其國削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姦於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民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儉徒舉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亂非樂以為亂也安其故而不闕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賈

商三卷三
帝明
姦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乖故聖王之治也慎為察務歸心於一而已矣

錯法第九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強者祿爵之謂也祿爵者兵之實也以故人君之出祿爵也道明道明

則國日強道幽則國日削故祿爵之所道存亡之機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為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強矣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強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謂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強暴德明教行則能

民之有為已用矣故明王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
明王之所貴唯爵其實不榮則民不急列位不顯則
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列爵祿賞不道
其門則民不以死爭位矣人君而有好惡故民可治
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
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
所欲焉夫民力盡而君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
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人君有爵行
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
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之精則爵
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
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明
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
之無私德也故教法成如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
強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德不任其力是以不憂
不勞而功可立也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
可不慎已也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
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
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戰法第十

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爭則無以私意以
上為意故王兵之政使民怯於邑闞而勇於寇戰民
習以力攻難故輕死見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
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
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
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
察則衆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政勝而不驕敗而不
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
敵強弱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筭者將
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政久持勝術者必強至王若民
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其過失無敵
深入偕險絕塞民倦且饒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故
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

立本第十一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
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
二勢一曰輔法而法行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
衆者謂之葺恃其福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
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強者必剛闞其
闞則力盡力盡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

貨積則賞能重矣賞一則爵尊爵尊則賞能利矣
故曰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
而飾於備勢三者有論故強可立也是以強者必治
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富者必強
故曰治強之道三論其本也

兵守第十二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
與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
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含鉅萬之
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

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
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
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
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
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
也守城之道盛力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
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
老弱者為一軍此謂之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勵
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
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州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

而燠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
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
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
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
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
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
過此盛力之道

新令第十三

新令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
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以五

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
求過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計變誅止
責齊殊便百都之尊爵厚祿以自伐國無姦民則都
無奸市物多末衆農弘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糧使
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
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則祿不以功是無當也
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蝨必強國富而不戰偷
生於內六蝨必弱國以功授官予爵此謂以盛知謀
以盛勇戰以盛知謀以盛勇戰其國必無敵國以功
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國

以六蠹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治致治以言
致言則君務於說言官亂於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
者日退此謂失守十者亂守一者治法已定矣而好
用六蠹者亡民澤畢農則國富六蠹不用則兵民畢
競勸而樂為主用其境內之民爭以為榮莫以為辱
其次為賞勸罰沮其下民惡之憂之羞之修容而以
言耻食以上交以避農戰外交以備國之危也有饑
寒死亡不為利祿之故戰此亡國之俗也六蠹曰禮
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
非兵曰三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

二者成群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
此謂六蠹勝其政也十二者成樸必削是故興國不
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犯也兵出必
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
毀也多者不損也効功而取官爵廷雖有辯言不得
以相先也此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
者出十亡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
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
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
用出十空者其國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蠹也

六強成群則民不用是故與國罰行則民視賞行則
上利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
以刑致刑其國必削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
要故執賞罰以一輔仁者心之續也聖君之治人也
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力
王君獨有之能述仁義於天下

修權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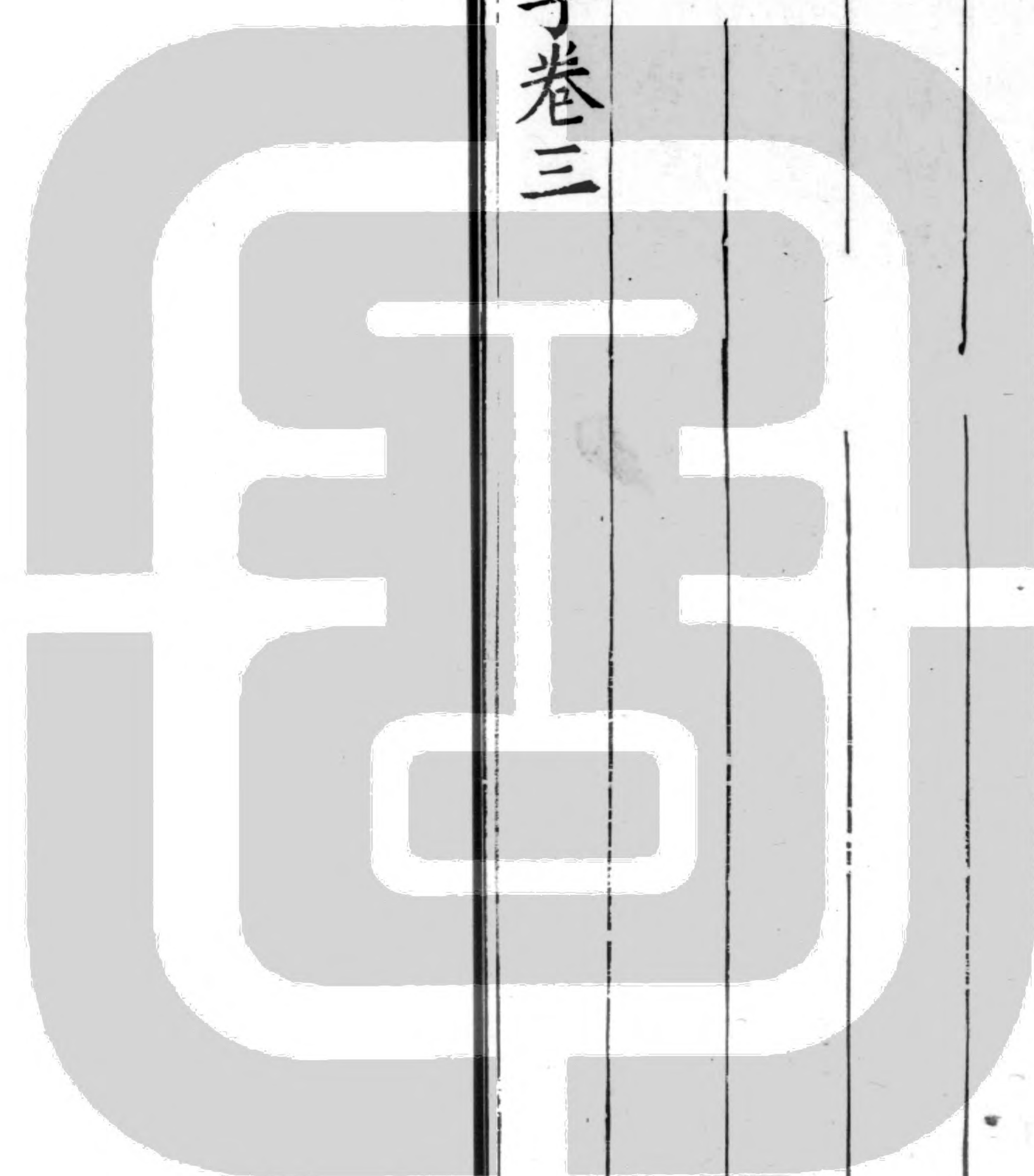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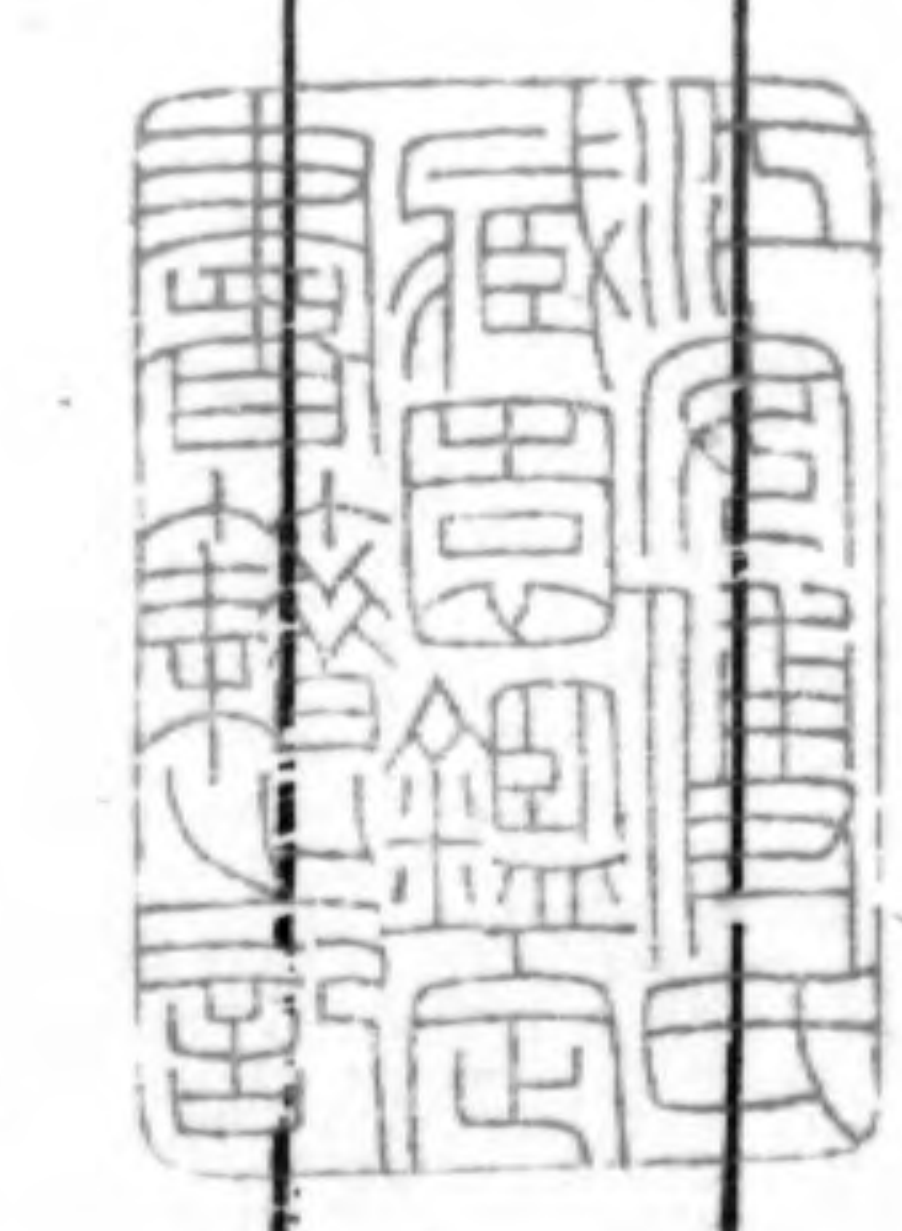
國之所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
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
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
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
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唯明主愛權重信而不
以私害法故不多惠言而剋其賞則下不用數如嚴
令而不致其刑則民傲死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
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法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
之謂察故賞厚而利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違親近
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為治者多釋法而任
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
夫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

雖察商賈不用為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
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智能賢不肖者唯堯而世不
盡為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
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
故民不爭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賤祿不稱其
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
君好法也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也則臣以言事君
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
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妬功故堯
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為天下位天下也

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
道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
之利也議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
下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
擅一國之利而當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
危也故公私之故存亡之本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
則姦臣弼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
衆而木折隙大而墻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
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
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

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商子卷三



程